

时间与季节



《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诗歌分册(上)》,叶开/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年版

■叶开

时间与季节是人类对世界最感迷惑,也最感兴趣的现象,也是中国经典诗歌中经常咏诵的题目。如《诗经·邶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

《诗经》研究专家程俊英教授对这诗句的白话翻译很有意思:“七月‘火’星偏西方,九月女工缝衣裳。十一月北风呼呼吹,十二月寒气刺骨凉。”

唐代最辉煌的诗篇之一、被闻一多称为“孤篇横绝”的张若虚长诗《春江花月夜》,也是一首与永恒时间有关的诗歌:“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宋代文学大家苏轼的名词《水调歌头》更是谈到了时间相对论的深奥问题:“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这种疑问,并不是苏轼特有的,比他早一千年,屈原的《天问》里就有: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出自汤谷,次于蒙汜。
自明及晦,所行几里?
夜光何德,死则又育?

《楚辞》比较难懂,我这里引用一个现成翻译:

天在哪里与地交会?黄道怎样十二等分?

日月天体如何连属?众星在天如何置陈?

太阳是从汤谷出来,止宿则在蒙汜之地。

打从天亮直到天黑,所走之路究竟几里?

月亮有着什么德行,竟能死了又再重生?

在名篇《前赤壁赋》里,苏轼对时间的奥秘、对生命的无常也有自己的思考:“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可以看作是对时间永恒流逝而无法逆反的思考,“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则是对能量守恒的一种思考。从时间和能量两个大问题出发,苏轼引出了“变”与“不变”的两个重要问题。他认为,从万物变化的角度看,人生与宇宙天地都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而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则我们的人生和“游览赤壁”的这次愉快活动,都可以说是永恒的。

从现代物理学的角度,可以说苏轼是在思考“运动”与“静止”这两个基本概念。类似的感慨、畅想,在古代诗文中不计其数,对于天气、气候、时间的敏感,是古代文明的核心思想之一。

古代的哲人常常用河流来比喻时间,并且从河流中,看到了时间不可逆的特性——“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

夜。”孔子看到河流的不间断运动,大发感慨,把可见的河流和不可见的时间,联系起来。这是一种最本质的物与物之间的比喻,用可见的比喻不可见的,是常用的诗歌技法。这种比喻中,两种事物有一种比较容易把握的共性,例如,河流与时间都是不停地流动的,一刻都不会停息。它们之间,还有一个特殊的属性——都不可逆向流动。这就让圣哲与诗人,都不由得感慨人生,对生命、对世界,都不断地作深入思考。

观察天象,感知季节,是人类从狩猎时代走向农耕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行为。在狩猎时代,人们对季节的变化不那么敏感,他们既可以在烈日炎炎中捕猎,也可以在千里冰封的世界中追逐。考古界认为北美原住民的祖先,是冰河时期从西伯利亚追逐猎物而穿过干涸白令海峡的蒙古种系猎人。到了农耕文明时代,想让农作物得到必要的收成,就必须顺应季节的变化:春种、秋收。这促使部落智者开始观测天象,研究季节,制订历法,指导农耕。中国农历就是这样诞生的。这部伟大的历法是中国历代智慧的结晶,几经修订,成为中国农业文明的核心文化。二十四节气成为农业耕种、感知时间与年代变化的超级密码。而最早出现在商代的甲骨文字,也从观测天象、占卜命运的人类活动中产生。

中国历代诗歌中,咏叹时间与季节的不计其数。现代诗歌虽然打破了经典诗歌中格律、押韵等的限制,但在题材上,与传统诗歌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对时间、对季节变化,现代诗歌同样十分关注。

说到时间与季节,不由得想起奥地利大诗人里尔克的一首著名诗歌《秋日》(北岛译)。这首诗中写到了夏天已经过去了,秋天还没有完全来到——“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再给两天南方的好天气,催它们成熟,把最后的甘甜压进浓酒。”

这四句诗,写出了季节变换中的生动景象,令人如同漫步在奥地利的山野,看着那些枝头上的果实在逐渐饱满。季节的变化,具体地落在了果实的充盈上,这是一种很明朗的比喻——通常来说,“果实”跟“秋天”常常是可以直接对应的。中学生学过“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这类比喻,并不艰深。里尔克也可能把四季跟人生的几个阶段加以对应:春天——少年,夏天——青年,秋天——中年,冬天——老年。

但这只是其中一种解释,诗歌的丰富性,容许读者有各种不同的读后感受。如果把季节人格化地表达,你可以说:一个老人在播撒着自己人生的雪。

南朝大诗人谢灵运有一句名诗:“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写的也是春天。我们也可以这么想,这样的草“生”与鸣“变”,是春天在悄悄干的好事。据说,谢灵运得到这两句好诗的缘由,是春天时打盹梦见友人,醒来一眼看到了园中春天来临的生动景色,心里欣然,了然有悟,遂直接描摹下来。这两句自然生动的句子,最终,成为千古称赞的名句。

好书推介



《明代的社会与国家》 颠覆东方专制主义模式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汉族统治的最后一个朝代,此时国家与社会在矛盾冲突中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其影响一直绵延至今。作为在海外汉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著名中国学家卜正民于近日出版《明代的社会与国家》,对“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模式提出挑战,在大量方志材料的基础上尝试论证:正是社会领域内对商业关系、社会网络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所做的极端反应,才导出了明朝稳定而动态的国家体制。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评价,该书从“空间”、“田野”、“书籍”、“寺院”也就是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 4 个角度,论述了一个特别容易让人产生现实联想的明代,颠覆东方专制主义模式下的明史论述,给出与欧洲经验和历史不同的、有关中国的“国家”解释。(崔华林)



《论人的成长》中文版首次面世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近期推出罗杰斯的《论人的成长》。这也是罗杰斯大师《论人的成长》中文版首次面世。

卡尔·罗杰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被誉为“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他从事心理咨询和治疗的研究,并因“以当事人为中心”的心理治疗方法而驰名。罗杰斯在此书中回顾了自己的人际关系经历、成长体验,以及人生观的起源等,还详细介绍了其个人的专业观点和参加的各种活动。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中,罗杰斯发表了他对文化巨大改变的看法,也推测了我们的世界改变的方式。

作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言人,罗杰斯提出了“个人中心取向”、“无条件积极关注”、“会心团体疗法”等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概念和技术,从而影响了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各个方面。这些理论至今魅力不减。(谭宇宏)



《民国广告与民国名人》 广告中记忆的历史与时代

由国庆先生的《民国广告与民国名人》,为我们记录、叙述了民国时期广告的形式、特色。辛亥以后是广告史上的重要转折期,无论内容和形式,都由传统向现代化过渡。电影明星和名媛闺秀代言广告,文化名人捉刀制作广告文案,政要闻人的照片也作为广告形象出现在报章杂志。该书分类别分篇章梳理、记录、叙述这一时期广告现象,提供给读者丰富的社会生活史料,又以人物牵出故事,再现历史场景,鲜活生动。

由国庆,既是专栏作家、民俗专家,也曾为报人,从事传统广告文化研究与收藏。2006 年创立“故纸温暖”文化传播品牌,也是“书传善缘,播种温暖”公益项目发起人。这本书既可作为广告学的辅助读物,也可让读者更多地知道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琐碎,这是社会史、经济史、风俗史等专业著作不能替代的。广告记忆了历史,记忆了时代。(李福莹)



《永不拓宽的街道》关注 64 条 马路背后的上海故事

近日,著名作家陈丹燕推出了新作《永不拓宽的街道》。在上海,有一项地方立法可以被称为“永不拓宽的街道”法,它是指政府将中心城 12 片和郊区 32 片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写入上海的地方立法,规定有 64 条街道为“一类历史文化风貌保护街道”,必须保持原有道路的宽度和相关尺度,严格控制沿线开发地块的建筑高度、体量、风格、间距等。这 64 条街道因而被称作上海“永不拓宽的街道”,老上海人习惯称为 64 条马路。因为这些马路都极具历史文化特色,老建筑、名人故居众多,文化底蕴深厚,所以很值得曾经居住或就居住在那里的居民自豪。

作家陈丹燕在“永不拓宽的街道”这个词中看到了某种来自时光深处的诗意,以独特的个人化视角,精选了 64 条永不拓宽街道中的 20 条,细细讲述这些街道上标志性的人、事、物,用文字保留了这些街道更耐人寻味的一面。(刘莉)